

学术研究文丛（第二辑）

关于女性文学的沉思

万莲子 著



籍出版社

学术研究文丛(第一辑)

关于女性文学的沉思

万莲子 著

山西古籍出版社

责 编:朱 屹
助理编辑:李永明
复 审:落馥香
终 审:张继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关于女性文学的思考/万莲子著. —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1. 2

(学术研究文丛. 第1辑)

ISBN 7-80598-435-2

I. 关… II. 万… III. ①妇女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7377 号

学术研究文丛

关于女性文学的思考

万莲子 著

*

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0351-4922102

<http://www.sxep.com.cn> E-mail: sxep@sx.cei.gov.cn

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8.375 字数: 2700 千字

2001 年 2 月第 1 版 2001 年 2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套)

*

ISBN 7-80598-435-2
I · 178 定价: 238.00 元(全套)
每册定价: 20.00

内容提要

本书系作者多年沉思女性文学的结晶,认为,女性文学研究不单纯是一个文学问题,而是通过探索女性文学,从文化建设意义上对文化传统有意或无意的父权偏见提出质询,考察男性主流文化意识形态、语言、心理、社会、历史和政治的力量如何作用于女性生存历史与现实的方方面面。中外女性作家及作品所渗透的女性经验,其实都隐含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创造内容,是对生生不息的人类文化的完形填空,只是由于男性的话语霸权以“真理”的形态成为全社会约定俗成的范式,女性写作的文化创造价值还有待发现和重新评价。中外女性文学往来于真实和虚构之间,历史地、美学地展示了男性主流文化意识形态对女性的压迫情形以及女性“第二性”境遇。女性主义诗学试图从性别视角出发,为了人类文化完形,一方面揭示文学中的双性不平等事实:“意识形态是万能的阴茎棒,各个阶级的男人都用它来敲打妇女”(凯特·米利特语);另一方面,以建设性的文化立场,在废止男性单方面的文化意识形态统治的同时,防止双性对抗,达成双性和谐。

卷 首 语

作为人，而且是作为女人，我们决不能放弃自己独立思考的权利，而我们的洞察力显然更多地来自于：对自身女性生存现状和生存历史的敏感性，对他性传统中生存智慧的体悟与修正，从而希冀同整个世界对话，最终消除人类文化中的性别压迫根源。为此，我们将越来越理解何以丁玲苦口婆心地劝诫女人：第一，不要让自己生病。第二，使自己愉快。第三，用脑子。第四，下吃苦的决心，坚持到底。而正是在这里，也演绎着狄金森式的文化隐喻：

有两个可能，
有一个必然，
还有，一个应该。
无限的折衷，
是我愿！

——谨以此和一切向往真善美的人们共勉

序

郭志刚

认识万莲子女士已有好几年了。先是通信，她说想考研，我表示欢迎。后来读了她寄来的文章，觉得很有新意，文笔也很好。但有一些“陌生化”的语言，我不很习惯，觉得那太绕弯子，回信时便说了自己的看法。她则来信申述己见，不肯苟同。我再回信时，说了这样的意思：理论文章贵在深中见新，“深入浅出”固然好，深入浅出则更好。譬如你是湖南人，若请我去长沙，还是给我坐直通车好，而不要绕道上海或昆明。这和说理透彻的文章要求朴素、明快的语言同出一理，因为它更有利于达到目的。

相对于复杂的文学现象，我的例子可能太简单了。万莲子女士是一个有追求的人，她不会轻易赞同我的看法，这是肯定的。大约就在这一年，我看到了她的报名材料，却不见她来考。她好像对我解释过，说是家里有事。有一年夏天，她到北京来了——不知道是不是坐直通车——还带了个几岁的学龄前男孩。我在家里接待了她，谈话间她说，在研究方面，她想走自己的路，不肯“失去自由”。这我很能理解，失去自由，俯仰随人，是注定研究不出什么名堂的。我们的谈话很好，很认真，不知不觉，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这时我才发现，那孩子在她身旁不吵不闹，一直闷着头看一本小书，可能是抵御我们谈话的干扰，或是用脑运思，他皱紧了稚嫩的眉尖，似乎要决心把书里的意思弄个明白。我想，这就是万女士的孩子；儿子如此，难道就没有妈妈的影响？

万莲子女士没有来考，我惋惜地觉得失去了一名好学生。其

2 关于女性文学的沉思

实,我也委婉地向她和别的考生表示过,考研是双向选择,老师选择学生,学生也选择老师。如果对老师不放心,或对他的学术思想、研究路子不满意,就不要来考。毕竟,谁说什么,谁的路怎么走,只有自己走过,亲自体验过,甚至吃够了甜头和苦头以后,才算数。

我欣慰的是,万莲子女士没有从此远离我,她最后还是来北京做了我的访问学者。我相信,以她那样执著于自己学术个性的人,总是要和我拉开一些距离吧。有一天晚上,我在学校的“500 座教室”里讲课,到的人较多,万莲子女士她也去了,但我没有看见她。我想,她一定是坐在一个角落里,远远地、审视地听我讲些什么。她主动告诉我,说我的课很有“书卷气”。我没有把她说的“书卷气”理解为褒词,至少在此刻,它不过是一个可以灵活运用中性词罢了。但我欣赏她这种态度以及她所保持的那种便于审视对象的距离,我觉得,比起缺乏思索的首肯或赞扬(更不要说盲从和吹捧了),这才像个做学问的样子。清人赵翼有论学绝句:“只眼须凭自主张,纷纷艺苑漫雌黄;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万莲子女士可不是这样的人。

像万莲子女士这样坚持独立思考,不随声附和、更不见风使舵地做学问法,不知道是否也曾感到过孤独和寂寞?如果是,那是不要紧的,因为这是成才的惟一道路。退一步说,即使成不了才,还能做成一个老实人,而不必学那种将文场当商场、看行情定行踪,直至打肿脸充胖子的人。这种人,到头来是难免“人、才”两空的。

万莲子女士嘱我做序,我就回忆起了这些往事。显然,她也明白我和她有些不同,却偏挑我做序,这正反映了她写作态度的严肃和认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不管她怎么想,就是这么一回事吧。

有些人的书我怕读,如自己不认真读书,却拼命“写”书,这是买空卖空,我不愿赔上工夫去读这种书;再如有欺骗行为、爱撒谎,这样的人写出书来,我也同样不敢问津,怕受骗上当,欲东反西。至

于有吹牛的毛病，那倒不要紧，顶多像喝掺了水的牛奶，连水喝下去也不碍大事。前两种人，不管多有名，我也主动靠边站。理由很简单，人一生时间有限，多少好书都读不完，谁还招这个麻烦。但像万莲子女士这样的青年人写出来的书，我会主动找来读的，因为我觉得那里必定流动着新鲜的血液，有勃勃朝气以及别的书里没有的新鲜养料。特别是，她和我有些不同，我也想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因此，我和读者一样，也正期待着万莲子女士的书早点出来，以便目窥全豹，藉瞻跳涧华姿而振颓然精神！

2000年8月30日

于北京新风南里寓所

目 录

卷首语	(1)
序	(1)
第一章 女性文学的界定及建构女性主义诗学的文化意义	(1)
第一节 建构女性主义诗学： 以完形文化为逻辑起点	(1)
第二节 女性主义审美想象的建设性立场： “双性和谐”	(17)
第三节 女性文学界说(一)	(23)
第四节 女性文学界说(二)： 兼及女性文学、女性文学研究及女性主义 文学批评三者的关系	(29)
第五节 女性主义诗学的终极目的： 一切为了文化的完形	(35)
第二章 20 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总论	(41)
第一节 中国女性的第一次自我发现： “五四”女性文学的个性主义特色	(41)
第二节 中国女性的群体觉醒： “左联”时期的女性文学	(50)
第三节 中国女性的民族意识与自我意识在冲突中	

2 关于女性文学的沉思

	和谐,在碰撞中自救和救他:战时背景下的 中国现代女性文学	(62)
第四节	寻觅女性审美的“现代性”传统: 正确认识中国现代文学的另一半	(72)
第五节	精英主义: 20 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发展的误区	(83)
第六节	中华女性写作本是同根生: 海峡两岸女性文学的发展比较谈	(106)
第七节	也是一种湖湘文化的传统: 20 世纪湖湘女性文学	(111)
第八节	文学接受阅读期待视野与极端化女性 写作现象	(133)
第三章	20 世纪中国女性作家文本解读	(138)
第一节	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研究中的“丁玲现象”	(138)
第二节	丁玲:执著于“女性—公民”身份写作	(142)
第三节	生命的大策略——消解双性冲突: 杨绛小说侧论	(157)
第四节	面对时代与社会的人生思索: 论罗洪《逝去的岁月》	(166)
第五节	铸造女性话语的极地: 叶梦散文《月亮,女人》印象	(177)
第六节	“现代性”女性价值观之一种: 品评席慕容诗歌	(185)
第七节	谁诱惑谁: 《暗香》和《单身赌注》读后	(189)
第八节	“新女性”的尴尬: 读《昨天的故事》有感	(192)
第四章	中外女性文学现象比较研究	(196)

第一节	文化碰撞中的审美主体支配性： 中西女性写作审美思维的“典型”“意境” 之异	(196)
第二节	从《女性一人》和《情海恩怨》比较论中西女性 体验及形态	(214)
第三节	《高更》和《在劫难逃》： 女性经验的文本实现	(226)
第四节	日常生活的女性主义诗学景观： 论池莉与潘诺娃日常写实小说的文化魅力 ...	(238)
第五节	乱世情怀的文化发现： 张爱玲与杨绛在沦陷区上海的创作比较论 ...	(247)
第六节	关于“这一代”的女性立言： 张欣与毕淑敏中篇小说创作精神四题	(258)
后 记		(268)

第一章 女性文学的界定及建构 女性主义诗学的文化意义

第一节 建构女性主义诗学：以完形文化为逻辑起点

一、人类文化历史和现状表明人类需要完形文化

现代人已越来越觉察到文化对人类政治、经济、民族等等诸多方面产生了深远而顽劣的影响力。文化的“深层结构”因素，痼疾也好，优势也罢，总会在历史的时空隧道得到这样那样的回响，折射在人们的心态和行为方式上。不必说日常生活中人类如何受制于一种看不见的、文化的习惯例则，单就性别问题这一已成为压过阶级、民族问题的文化“反应堆”，也足够令我们对文化的深层形态亘古不化的一面瞠目结舌的了。

当我们打开电视，总是看到在世界政坛或军事舞台上晃动着铁腕类的男性时；当我们徜徉在图书馆，静静摆放在历史文献库中的一个男性思想、精神大师，犹如沉甸甸的重轭令人喘不过气来时；当偶然有一些“女中豪杰”驰骋于男性主流社会，可她们又令人遗憾地只是成为男性权威文化统治的帮闲或帮凶时，我们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沉思并不舍追问，人类是否在文化的设计方式上出现了根本的漏洞？是否仅用政治、经济、阶级性、民族性这些因素就足以解释上述人类行为中真实存在的奇特现象？

总体而言，为什么世界女性都有“第二性”屈从身份的本质和

2 关于女性文学的沉思

表征？依照真正伊斯兰教的风尚，女人只是一种附属品，还被排除在“人类”之外。为什么全世界的男性都相对女性群体而言是权威的统治象征？以致“看着人类的半数受到另一半的排斥而不能参与政府管理，按抽象的原则来讲是一个不可解释的政治现象”（这是法国贵族塔朗——佩里戈在做一副事不关己的冷静观察）。为什么很长一个时期以来是男人独占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绝大多数职务和职业？为什么男性交出一部分职务和职业权利之后，女性依然困难重重？难道真的是造化让人与人之间有了巨大差别，而人类的这一最大差别就是男和女的性差？面对人类世界文明进程中这一最大的不公平，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权辩护》曾经这样详细地解释过：

我曾经阅读各种讨论教育问题的书籍，耐心地观察过父母的行为和学校的管理情况，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我深信忽视对于我的同胞们的教育乃是造成我为之悲叹的那种不幸状况的重大原因，还深信特别是妇女，她们由于一种草率的结论产生出来的种种综合原因而陷于懦弱和可怜的境地。事实上，妇女的行为和态度显然证明了他们的思想是不健康的；像培植在过于肥沃的土壤中的花草一样，力量和用途都为“美”而牺牲了；而那些绚丽的花朵，在使好品评的观众感到赏心悦目以后，远在它们应该达到成熟的季节以前，就在枝干上凋谢，不受人们重视了。我把这种华而不实的原因之一归之于一种从论述教育问题的书籍得来的错误教育体系，与其说这些书籍的作者把女性看作是人，不如说他们把女性看作是妇女。他们更渴望把她们变成迷人的情妇，而不是变成深情的妻子和有理性的母亲；由于遵从这种似是而非的论调，女性的理智受到了蛊惑，以致现代的文明妇女，除了少数而外，在她们应该怀有一种更高尚的抱负并用她们的才能和美德争得尊敬

的时候,却一心一意想激起别人的爱怜(第3页)①。

这里,玛丽明白地告诉我们,人类的教育体系对女性是不利的。一方面是女性的自我教育如自身对畸态“美”的偏执的心态,夭折了女性的全面实现;另一方面是在精神和思想的浓缩——书籍的教唆和误导下,女性未能成熟自己的理性世界。这种认识,无疑有其合理内核,女性目前的尴尬处境,确有她们自身的和全社会教育体系的弊病。

而在我看来,上述这些,正是文化的黑手在幕后支配、操纵着人类。文化的密码对双性思想和行为的控制,几乎无孔不入,以致面对性别文化的现状,我们仅有现象的扫描甚至批判还远远不够,这里其实已关联到人类需要自觉重构完形文化的问题。正如玛丽已经意识到:“卢梭竭力证明最初一切都是好的;一些著述家竭力证明现在一切都是好的;而我却竭力证明将来一切都会是好的。”“假使卢梭的研究再提高一步,或者假使他的眼光能穿透他几乎不屑呼吸的混浊迷雾,他一定会运用他的敏捷思维去考虑如何在建立真正的文明中求得人类的尽善尽美,而不是悍然逃回到纵欲无知的黑暗中去”②。(第22页)

由此可见,女性主义的思考者同样不乏理性穿透力,对于男性思想大师的教诲,不仅可以一针见血地指出其中的阴谋,发出她们的伟大的声音,而且,她们也在试图文化的重建。也就是说,是既有的文化让女人更加低劣了,低劣到她们几乎下降到有理性的生物标准以下。因而,我由此想到,建构女性主义诗学,必然要以完形文化为逻辑起点,并由此产生一个与传统诗学——企图奴役女性的一大堆世俗谬见相对的、科学的真命题。

中外都不乏这样的历史事实:“人”其实不是完全的“人”的定

①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女权辩护》,商务印书馆,1995。

②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女权辩护》,商务印书馆,1995。

4 关于女性文学的沉思

义,人们常用的“人”概念,它的能指与所指还存在严重的纰漏,那就是“几乎所有能够被描述为真正人的而非动物的活动(因为动物也以它特有的方式在生育和照料幼仔)都保留给了男性”^①。(第40页)如果说凯特所言是文学、政治、哲学精心地合谋反对性别的平等,其中“精心地”一词也许还让他性觉得有些强加和不自在的话,那么这一事实的存在至少也表明人类历史已经不大不小地在“人”的问题上开了个玩笑。请听凯特继续说:

我们发现,现在,以及在整个历史的进程中,两性之间的关系就是如马克思·韦伯所定义的那样,是一种支配和从属的关系。在我们的社会秩序中,尚无人认真检验过,甚至尚不被人承认(但又十足制度化了的),是男人按天生的权力对女人实施的支配。通过这一体制,我们实现了一种十分精巧的“内部殖民”。就其倾向而言,它比任何形式的种族隔离更坚固,比阶级的壁垒更严酷、更持久。不管目前人类在这方面保持何等一致的沉默,两性之间的这种支配和被支配,已成为我们文化中最普及的意识形态,并毫不含糊地体现出它根本的权力概念。^②。(第38页)

这里,凯特看出了男权制与这种日常威慑手段下的强权之间的一体性关系。“内部殖民”一词,十分形象地归纳了性别政治的本质和不无欺骗性的形式。试想一下,《圣经》故事对人类原罪的责任笼统地归于女性,不就一开始便让女人承担了一切么?由此,从意识形态、生物学、社会学、阶级、经济和教育、人类学、心理等诸多领域,从一种只是以他性为惟一的角度来看待一切的标准,性别政治便以完美的内容和看似无懈可击的、精炼的形式,简直是肆无忌惮

① [美]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② [美]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地,开始对人类全方位地发生作用了。当然,当每一事物的作用力产生之时,其反作用力也就开始。这就是人类历史上最漫长的、最宽容的革命——性别的革命。

人类正逐步意识到,只要当一个民族的文化还处于“奴化”形态时,性别歧视问题就肯定是作为一个问题而存在着。而可悲的是,人类现有的文化,“人”的理性远未健全,我们总是不难发现一些缺少理性——健全的双性品格的男男女女,用不是自己的支配力量取得的东西来抬高自己的身价。而其中男性理所当然,女性则习以为常。比如:“军队、工业、技术、高等教育、科学、政治机构、财政,一句话,这个社会所有通向权力(包括警察这一强制性的权力)的途径,全都掌握在男人手里^①。”(第39页)在西方,无论是古典的,基督教的,还是日尔曼文明的,女性均是无名的,譬如上帝就很少与女人直接对话,圣母只是女性的工具化。尤为滑稽的是,在双性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中,男性自身也已不再是健全的“人”的本义。在此,女性主义诗学在审美领域中一直在试图重新命名“人”的概念。因此,下文的论述认为,以完形文化为逻辑起点的女性主义诗学,力图使“人”的经验或体验,消除性别政治的偏见,使双性各自成为对方的主体,这显然是必要的。

二、以完形文化为逻辑起点的女性主义诗学,体现出人类在争取性别平等的斗争中,现实与终极之间永远无法跳过对立统一关系

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20世纪末叶迅速蓬勃兴起的事实,令人十分鼓舞。林树明先生的《迈向性别诗学》^②,(第390页)已意识到性别诗学理应基于这样的立场:“不存在抽象的、超历史的人类本

① [美]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② 林树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

质,人们的主体性是由特定的文化符码确定的,主体性具有性别特征。”而我在此要更进一步地说,女性主义诗学事实的出现表明:任何一种性别文化主体都必须代表人类全面的本质,女性主义诗学的存在,恰在于人类社会存在着本节第一部分已经陈述过的事实——性别文化的不平等,似乎仅由男性文化主体单方面地代表了人类双性的全面的本质,所以女性主义诗学有了存在的前提。

女性主义诗学显然是要关注人类审美思维领域如文学中的双性维面的,因为众所周知,人类创造的文化体现了双性的智慧,尽管在这一过程中男性逻各斯中心一直占统治地位,精芜杂陈,但作为从性别不平等现象中分娩出来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因为敏感于考察女性沦为“第二性”的原因和动机,便自然引发了建构性别诗学探讨个中原因的冲动,所以,它也就既不能摆脱两性文化的现状,也不能回避对两性文化品格完善的理想期待。

历史上再也没有什么人为的陷阱,可与女性身份遭遇两极化的历史情形更具有隐秘性的了。性别文化的传统力量一向狡黠地扼制着女性的“性情并把理性消灭在萌芽状态”,“女人,不是奴隶就是女皇”^①。(第70页)在西方,表现为一方面社会对女性无限崇敬,捧出他性无微不至的、不乏琐屑以极的殷勤,盛赞她们无可争议的痴情的性格;另一方面女性又是他性那加上了鞭子的驯服、可靠的仆人。在中国,则一方面是权力畸形扩张的太后、女皇、母亲;另一方面是他们心目中难养的小人和点缀物,“她们”的心灵因为过分倚赖“他们”的权威而甘愿成为软弱、愚蠢、虚荣的俘虏。可是有谁知这终究是个怪胎,双性文化中的这种人为陷阱——女性非理性地自愿为奴,其实是不利于人类幸福和进步的。因为人类的历史发展其实业已表明,“任何种类的奴隶总是不利于人类幸福和进步的”呢?女性被文化导师们教导成了卑贱、软弱、感性的生灵,被

^①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女权辩护》,商务印书馆,1995。